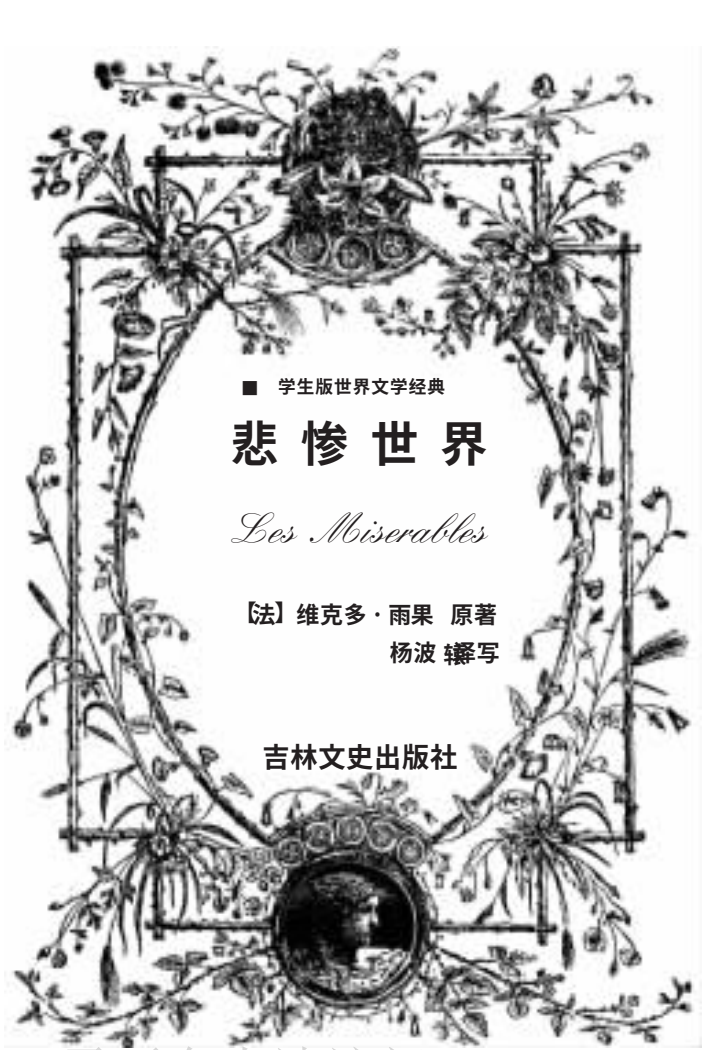


■ 学生版世界文学经典

悲惨世界

Les Miserables

【法】维克多·雨果 原著

杨波 编译

吉林文史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

导　读

为一块面包入狱十九年的苦役犯，改变滨海蒙特勒伊市贫穷面貌的市长，修道院中与世隔绝的园丁，靠利息过日子的神秘人物，是这部小说主人公冉阿让传奇的一生。仇恨、麻木，善的苏醒，爱的萌生，最终背负苦难，化身仁爱，则是这部小说主人公冉阿让的心路历程。

小说在雄浑壮阔的历史画卷中，在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中，在极具深意的人物塑造中，在对比论辩式的结构安排中，全面展现了作者雨果拯救社会的人道主义思想核心：仁爱精神。暴力镇压让人变成魔鬼，而仁爱精神使魔鬼变成天使。

维克多·雨果（[illegible]）是法国最杰出的积极浪漫主义作家。他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

经历了复杂的思想发展过程。宣传空想社会主义、关心下层人民的疾苦和为社会的进步而斗争是雨果人道主义思想的显著特征。小说《巴黎圣母院》、《海上劳工》、《笑面人》、《悲惨世界》、《九三年》以情节的离奇，浓郁的主观色彩代表了雨果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倾向，同时鲜明地展现出他不无矛盾的社会理想，和对人性真、善、美不懈的追求。

目 录

一　两支银烛台……1
二　谁是马德兰……22
三　马德兰变成冉阿让……40
四　德纳第家的怪客……61
五　从戈尔博到小比克布斯的历险……90
六　戈尔博老屋的新住客…… 112
七　神秘的老人…… 129
八　暴风雨的前夜…… 155
九　风暴席卷巴黎…… 174
十　最后的圣洁…… 197

一　两支银烛台

1815年 10月的一天黄昏，一个疲惫不堪的人走进迪涅城。稀稀落落的居民在他们家门口或窗前，带着一种不安的心情瞧着这个人。要想碰见一个比他更褴褛的过路人是很不容易的了。他是一个中等身材、体格粗壮的大汉，可能有四十六或四十八岁。黝黑、淌着大汗的脸上被低低地压在眉心的皮檐便帽和乱蓬蓬的胡子占去一大半。头发原是剃光的，但又长出了一点，却好像很久没有修剪过。衬衫的扣子掉了一粒，不时露出毛茸茸的胸膛。他的领带扭得像根绳子，蓝棉布裤也破旧得不成样子，一个膝头成了白色，一个膝头有了窟窿；灰色外衣的左右两肘也都用麻线缝上了一块绿呢布；光脚穿着一双笨重、破旧的钉鞋。背上一只布袋，装得满满的也扣得紧紧的；手里拿根多节粗棍。他一定走了一整天，神情显得十分疲倦。好奇的孩子们追着他，看到他在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

下休息了一会儿，又在广场尽头的水管里喝了一些水，还进市政厅呆了十多分钟。出来后，向坐在门前的警察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便朝着旅馆走去。

旅馆主人听见门开了，头也不抬地问道：“先生要什么？”

“吃和睡。”

“再容易不过，”说着，主人抬起头，目光射在来人身上，又接着说：“……要付钱的呀。”

那人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大钱包，答道：“我有钱。”

“好，我就来侍候您。”主人口中说着，却去了又来，来了又去，不断打量着这位旅客。

迪涅的山区，十月的夜晚是寒冷的。趁着新来的客人转过身去烤火，旅馆主人飞快地在报纸上写了几行字，交给一个小伙计，并在他耳边低语了一句，小伙计就朝着市政厅跑去。不一会儿，又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把那张纸递给主人。主人急忙把它打开，好像一个等候回音的人。他仔细地读一遍，点了点头，想了想，向一直心神不定等在旁边的客人走去。

“先生，”他说，“我不能接待您。”

那人从坐位上半挺起身。

“怎么！您怕我不付钱吗？你要不要我先算账？我告

诉过您，我有钱。”

“不是为那个。”

“那为什么？”

“您有钱……”

“我有。”

“但是我……我没有房间。”

“把我安排在马房也行。”

“我不能。”

“为什么？”

“那些马把所有的地方都占了。”

“那么……阁楼上的一个角落也可以。一捆草就够了。我们先吃饭再看吧。”

“我不能开饭给您吃。”

那个外来人感到事态有些严重，同时也被对方的态度激怒了，他站起来。

“哈！笑话！我快要饿死了，太阳一出来，我就开始走。走了十二法里！我并不是不付钱。我要吃！”

“我一点东西也没有。”

“没东西！那是什么？”那大汉指着炉灶。

“那些全是客人定了的。”

来人冷冷地看了旅馆主人一眼，又坐下去，用同样的

口气说：“我已经来到这儿，我饿了，我不走。”那主人弯下腰，凑到他耳边，用一种使他吃惊的口气说：“快走。”不等对方有所反应，又接着说：“我说，废话说得够多的了。您要我说出您的姓名吗？您叫冉阿让。您要我说出您是什么人吗？这是市政厅的回信，您识字吗？”他一面说着，一面把那张纸条递给那客人看。那人瞟了一眼，低下头，拾起地上的布袋走了。

冉阿让紧靠着墙，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像一个受侮辱、满腔委屈的人。在他身后，旅馆主人正站在门口，旅馆的客人和过路的行人都围着他，在那里指手画脚，说长论短。从那一堆人惊异的目光中，显而易见可以预料到冉阿让的出现，不久就会搞得满城风雨。

天快要黑的时候，冉阿让才停下他的脚步，他感到饿得难熬。正巧，街尽头燃起了一盏灯，勾勒出一个小酒店的门脸。冉阿让在门前徘徊了一会儿，轻轻推开门。那些正在喝酒的全都转过头来，打量着他。老板热情地招呼道：“这儿有火，晚餐也正在锅里煮着。您来烤烤火吧，伙计。”

他走过去坐在炉边，把两只累伤的脚伸到火前。一种若隐若现的舒适神情浮现在他的脸上，同时又搀杂着一种由于长期苦痛而带来的愁容。冉阿让专注于眼前这片刻的

舒适，他并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客人正在和老板耳语。突然，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一个声音冷冷地响起：“你得离开此地。”冉阿让身子一颤，低声下气地说：“您知道？”

“我知道。”

“他们把我从那个旅馆里撵了出来。”

“又要把你从这儿赶出去。”

“您要我到什么地方去呢？”

“到旁的地方去。”

冉阿让垂头丧气地从这家简陋的小店走出来，一群孩子在门口又用石头向他打招呼。气急败坏的他拉响监狱门口的大钟，向看守请求道：“您可愿意开开牢门让我住宿？”一个不耐烦的声音回答说：“监牢又不是客栈。你得先叫人逮捕你。这门才会替你开。”

冉阿让又开始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一所小平房吸引了他，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一间用灰浆刷白了的屋子，屋子中间的桌子上，一盏铜灯照着那块洁白宽大的台布，一把灿烂如银的盛满了酒的锡壶和一只热气腾腾的栗黄汤钵。桌子旁边坐着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他用膝盖颠着一个小孩，逗他跳跃。一个年轻的妇人在他旁边喂另外一个婴孩。父亲笑着，孩子笑着，母亲也微微地笑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

冉阿让在这种温柔宁静的环境中出了一会神，心中悠然升起某种希望。他轻轻地敲了玻璃窗一下。在他敲过第三下之后，那男子提着灯走出来。

“先生，”冉阿让把帽子拿在手中，向主人示意道：“请原谅，假使我出钱，您能给一盆汤，让我在那棚子里的角上睡一宿？您可以吗，假使我出钱的话？”

“您是谁？”那房子的主人问。

“我从壁马松来的。我走了一整天，我走了十二法里。您同意吗？假使我出钱？”

“我并不拒绝留宿一个肯付钱的正派人，但是您为什么不去客栈呢？”

“客栈里没有地方了。”

“笑话！没有的事。今天又不是演杂技的日子，又不是赶集的日子。……”主人忽然想起了什么，他从头到脚打量着冉阿让，脸上浮现出戒惧的神情，用一种战栗的声音喊着说：“难道您就是那个人吗？……”他又朝冉阿让看了一眼，向后退去，从墙上取下他的枪。喝道：“滚！”

“求您做做好事，给我一杯水吧！”

“给你一枪！”

门被使劲关上，冉阿让听见刺耳的闩门声。

天越来越黑了，阿尔卑斯山中起了冷风。无家可归的冉阿让迫切想找到一个避风的地方。他看到街边花园里有个茅棚，它的门只是一个狭而低的洞，正像那些筑路工人替自己在道旁搭的风雨棚。又冷又饿的冉阿让钻进茅棚，里面相当温暖，地上还铺了一层麦秸。他躺在那儿，一动也不想动，一动也不能动了。忽然，一阵低哮声传来，茅棚的洞口出现两只绿莹莹的眼睛，黑暗中依稀可见一只大狗头。

原来那是一个狗窝。

当冉阿让离开狗窝后，他那身褴褛的衣服变得更加破烂了。在经过天主教堂广场时，他狠狠地对着教堂扬起了拳头。他已不再希望什么了。便在广场边的石凳上躺下来。可一个从教堂出来的老妇人又来打搅他。

“您在这儿干什么，朋友？”

“您瞧见的，老太婆，我在睡觉。”冉阿让气冲冲地回答。

“睡在这石凳上吗？您为什么不到客栈里去？”

“我没钱。”

“我也只有四个苏。”冉阿让毫不客气地从老妇人那儿拿过钱，又听她说：“这一点钱，不够您住客栈。您为什么不试试，也许会有人做好事，让您住一夜。”

“所有的门我都敲过了，可没有一个地方不把我撵走。”

老妇人推着冉阿让的胳膊，指着广场对面的一所矮房子说道：“所有的门，您都敲过了？敲过那扇门没有？去敲那扇门！”

此时，那扇门内，正有三个人在谈论冉阿让。他们是本城的主教——卡福汝主教和他的妹妹巴犹斯丁以及他们的仆人马格洛大娘。主教在烤火，两个女人在准备晚餐。马格洛大娘把听来的有关冉阿让的消息，又添油加醋地讲给主教听，末了不忘强调她一直关心的问题——闩门问题。因为主教为了方便求助的人，大门日夜都用一个活销扣着，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把门摇开。

就在马格洛大娘设想可能会发生的可怕之事时，门被重重的敲响。主教应声答道：“请进来。”

门一下子便被大大地推开了，冉阿让出现在门口，壁炉里的火照着他，照着他眼里面粗鲁、放肆、疲惫和强暴的神情，照着他粗大手掌紧握着的木棍。他打量着屋中三位老人，不等主教开口，就大声说：“我叫冉阿让，是个苦役犯。在监牢里过了十九年。出狱四天了，也走了四天了。我到过一家客店，只因为我在市政厅清验了黄护照，就被人赶了出来。那又是非清验不可的。我又走到另一家

客店，他们对我说‘滚！’我到了监狱，看门的人不肯开门。也到过狗窝，那狗咬了我，也把我撵了出来，好像它也是人似的。我本想在石板上躺一夜，一个婆婆把您这房子指给我，这是什么地方？客店吗？我有钱，一百零九法郎十五苏，我在监牢里用十九年的工夫做工赚来的。我困极了，饿极了，您肯让我歇一下吗？”

“马格洛大娘，”主教说，“加一副刀叉。”

冉阿让似乎没有听懂主教的话，他向前走了几步，“您听见了没有？我是一个苦役犯。我刚从牢里出来。”他从衣袋里抽出一张大黄纸，展开说：“这就是我的护照。黄的，就是它害得我处处被人撵。您要念吗？我能念，我，我在牢里念过书。您听吧，‘冉阿让，苦役犯，刑满释放，处狱中凡十九年。计蹿墙行窃，五年。四次企图越狱，十四年。为人异常险狠。’就这样！大家都把我撵出来，您肯收留我吗？您有一间马房没有？”

“马格洛大娘，”主教说，“您在厢房里的床上铺一条白床单。”又转过身对冉阿让说，“先生，请坐，烤烤火。等一会儿，我们吃晚饭，您吃着的时候，您的床也就预备好了。”

冉阿让简直疯了，他看着主教，低声慢气地说：“真的吗？您留下我？您不撵我走！一个苦役犯！您叫我做

‘先生’，不用‘你’字。不说‘滚！狗东西！’天呵，我有晚饭吃了！有床睡了！十九年我没睡在床上了。您是有天良的人！您贵姓？您要多少钱，随便您要多少，我都照付。”

“我是一个住在此地的神甫。”主教平静地说。

“一个神甫！”冉阿让笑着说，“好一个神甫！呵，我多蠢，没注意看您的小帽子。这么说，您是不要我付账的了？”

“不用付账。”主教说着，走过去关上大门。

马格洛大娘又走进来，拿着一套餐具。主教说：“您把这套餐具摆在靠近火的地方。”又转过去对着冉阿让：“阿尔卑斯山里的夜风是够受的。先生，您大约很冷吧？”看到冉阿让神情激动，主教和蔼地把手轻轻放在他的手上，“您不用向我说您是谁。这并不是我的房子，这是耶稣基督的房子。这扇门并不问走进来的人有没有名字，但是要问他是否有痛苦。您有痛苦，您又饿又渴，您安心待下吧。与其说我是在我的家里，倒不如说您是在您的家里。这儿所有的东西都是您的。我为什么要知道您的名字呢？在您告诉您是谁之前，我已知道您的名字叫‘我的兄弟’。”

马格洛大娘把晚餐端上来了。她在主教先生的日常食

物之外，主动加了一瓶陈年的母福酒。主教的脸上浮现出好客的人所特有的那种愉快神情，如同平日留客晚餐一样，他请冉阿让坐在他右边。在做完祷告后，亲手给众人分汤。冉阿让贪婪地吃起来。忽然听见主教说："桌上好像少了一件东西。"

马格洛大娘一声不响地走出去，不大一会儿，拿来了三副银餐具。这是主教家中最值钱的东西（共有六副）。照这一家人的习惯，主教留客晚餐时，总得在台布上摆设出这几份银器，这种文雅的假奢华，使清寒的景象增添了一点豪华的气氛。

晚餐后，冉阿让显得非常疲倦。主教从桌上拿起一个银烛台，并把另外那一个交给他的客人，引冉阿让去卧室。这卧室紧挨着主教的卧室。冉阿让看着洁白的床，突然转过身，用一种凶狠蛮横的目光望着主教，粗声地喊道："您让我睡在离您这样近的地方吗？谁向您说过我不曾杀过人吗？"主教抬起头，望着天花板，回答说："那只干上帝的事。"随后，他严肃地动着嘴唇，伸出他右手的两个指头，为冉阿让祝福。

几分钟过后，这所小房子里一切全都睡去了。

半夜，冉阿让从梦中惊醒。在梦中，他又回到过去。他很小的时候就失去父母，由姐姐把他抚养成人。冉阿让

成年后，姐姐成了寡妇，除了七个从一岁到八岁的孩子，她一无所有。冉阿让做修树枝的工人，当割麦零工、小工、牧牛人、苦工，帮助姐姐抚养七个孩子。然而，穷苦仍然把他们逐渐围困起来。有一年冬季，冉阿让找不到工作，家里没有一点面包，却有七个孩子。

面包店老板穆伯·易查博至今还记得十九年前的一个星期日，他正预备睡觉，忽然听见有人在他铺子的那个装了铁丝网的玻璃橱窗上使劲打了一下。他赶到时正好看见一只手从打破的洞里抓走一块面包。易查博追了出去，成功地抓住了那个窃贼。他丢了面包，胳膊上流着血，他就是冉阿让。

接下来便是五年的劳役生活。当冉阿让被戴上木枷时，他痛哭流涕，泣不成声。他一面痛哭，一面伸起他的右手，缓缓地按下去，一共做了七次，好像他依次抚摩了七个高矮不齐的脑袋。在他到土伦牢狱的第四年，他的同伴帮助他越狱，两天后，为此付出延长拘禁期三年的代价。第六年又越狱，结果加禁五年。第十年他又试了一次，再度失败，又被判监禁三年。最后一次大概是第十三个年头，冉阿让只自由了四个钟头。为了打破一块玻璃，拿了一个面包，冉阿让在监牢中度过了十九年。他终日受着棍棒、鞭笞、镣铐、禁闭、疲乏之苦，受着狱中烈日的

折磨。睡在囚犯的木板床上他扪心自问，审问自己，审问社会，审问上帝。年复一年，冉阿让的心充满了仇恨，变得越来越硬。直到他出狱的那天，十九年中，他再没有流过一滴泪。

当冉阿让出狱时，他听见有人在他耳边说了一句“你自由了”，那一刻竟好像是不真实的。起初，冉阿让不禁欣喜若狂，以为得到新生了。但很快，他拿的那张黄护照，就告诉他自由也就是那么一回事。他曾计算过，按照他狱中度过的岁月，他劳动所得应是一百七十一法郎，可他出狱时只领到一百零九法郎十五个苏。出狱的第二天，他在一家工厂卸货，他聪明、强壮、伶俐，主人好像对他很满意。可一个警察注意到他，并验看了他的黄护照。于是一天三十个苏的劳动报酬就变成了十五个苏，那主人还睁圆了两只眼睛对他说：“小心黑屋子。”

冉阿让觉得这社会在大大地偷窃他。被释放并不等于得到解放。他虽然出了牢狱，但仍背着罪名。

醒来后的冉阿让再也无法入睡，那张床太舒服了，他已经十九年没有睡在这样的床上了。这种感觉太新奇，不能不影响他的睡眠。于是冉阿让陷入思想紊乱的时刻，在他的脑子里有一种看不见的、却不断浮现、折磨他的东西——他的旧恨和新愁在不停翻滚。他想到许多事，但是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